

集部

安雅堂集卷九

元 陳旅 撰

小蓬山記

史𤣥圃氏既作龍翔宫為國家祝釐于無窮周室樹其背以自棲翕翼爽蹠時燕時寢鑿羙壤為池上積怪石錯植卉木象神山之在海中者乃牓室曰小蓬山盖昔有有道之士曰孫君者居大滌之山嘗以蓬山名其堂

玄圃氏實孫君玄脩也其意若曰吾山視吾祖直其小者爾吾祖不可復見惟蓬山之常在吾目也予嘗造其室適春雨止無他客玄圃氏具尊豆揖余面山坐階下紺泉浮動山趾芝岑藥谷窈曲青潤若耕耘五德冲氣旁達窻戶閒有輕雲焉當是時世抱盡釋物我兩忘將不知泰山為大秋毫為小又孰辯蓬山之小大哉玄圃氏曰子不欲小吾山邪顧吾之所以為吾者小也則凡與吾同處者必以類聚山縱大而樂與吾處則亦甘自

小矣況有小之實者乎秦漢方士往往欲爲人主求其大者而不可得吾又何小之嫌哉予曰玄圃氏真有得老氏之道者爲道日損殆以小爲貴也是爲記玄圃氏本餘杭世家名景仁字元甫凝重簡曠能詞章被吉主洞霄龍翔兩宫云

浙省題名記

昔在世祖皇帝之奠區夏也衆建行省分大臣以下外服民有疾痛愁結仰而呼號則天子股肱親摩撫而解

紓之故雖遐徼之民若在畿甸承休光此海宇之所以乂謐邦基之所以丕鞏而彌昌也江浙行省自至元二十六年始以江淮省治置于錢唐總兩浙江東之地尋又置福建省以其地屬焉夫物大則制勞務煩則理艱土賦居天下十六七則辦集之責殷矣是故朝廷恒慎選勳戚大臣與猷為之優著者行中書于兹厥惟重哉至元後丙子歲冬十月平章特默齊罕右丞呼圖哈雅左丞揚阿德濟相與言曰凡府署必刻官聯姓氏于石

所以昭寵榮列序次而鑒賢否也矧今聖天子新治象于四方命前中書丞相高昌王保釐東南體隆數異絢貢方岳何可無紀乃俾其屬并考舊官名氏歲月書之虛其左以容方來又俾校官陳旅為文記之旅以賤辭弗獲乃拜手言曰大臣之名紀旗常勒鼎鐘豈其他在官者所可比哉然而書于司勲者疏遯之人有弗見也刻于茲石則斯民之具瞻繫焉知遠者視邇測往者驗今觀所以係斯民之具瞻則可以知司勲之所以書者

矣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題名記

皇王既壹宇内以東南財賦足以裕國用矣乃以故宋水衡少府之所有與其宗室之所私其大臣之嘗籍入者設官掌之以備宫壼之奉而天子得以致孝養焉至元十六年始立江浙等處財賦總管府二十六年改江淮府至大元年始立江淮等處都總管府至順元年復立焉大抵財賦之隷東朝者不總于大農而使數官嵗

集諸泉三百餘萬緡米百餘萬石于江淮數千里之地其責亦劇矣苟非其人不緜厥官則瘵夫民也可勝言哉于是朝廷恒選有清裁者而用之或由憲臺而遷是官或由是官而入憲臺秩數優崇隱然列郡之上故莫不益自飭厲以究夫祇慎之道焉都總管劉公敬同知公納延特穆爾張公謙副總管公茂巴爾斯庫公禮經歷郭君抑照磨王君德良相與言曰官聯姓名宜有所紀以章示于無窮今行御史臺治書圖嚕公長茲府時

有是謀矣久而無作可乎乃琢貞石并膭今官名氏歲月刻之庶來者得嗣列也

王經歷惠政記

古者諸侯之有土也用其國之士以治其國之民士與民羣然而處也終其身至於子孫相與也利害之慮侔忻戚之情通一旦得有為于羣然者之情不過以已之所同欲者聚之以已之所同惡者去之士亦何有于民哉井田壞封建廢士始有不得仕於其閒而仕者率三

歲代視其民若寓舍子漫不為意而況勢有所不得為與其才之不足以有為者乎嗚呼斯民之所以德夫拯已者而弗忘也延祐中計口食鹽之法行郡邑務迎合不復考實所賦越人鹽筴贏于大男大女之數歲積贏又悉責寡民庚之民不勝病死徙者衆矣泰定中總管王公克敬上其狀行省既而王公遷兩浙轉運鹽使于公九思代守越省檄新總管與轉運使議咸謂贏筴難盡除也宜稍損以寬民力而沮是議者以謂列郡計口

有成籍矣柰何損之王君止善時為轉運司經歷毅然言曰民口實寡而所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夫蘇杭商旅之所集也他郡口會蘇杭未嘗會也移越鹻筴散諸商旅所集之地不亦可乎于是議歲損越鹽五千六百餘引引四百斤也亡何王公除湖南廉訪使後轉運使又力排前議且以語侵止善止善曰朊可斷議不可易顧解職去丞相達爾罕公聞之亟遣人留止善議遂定滿秩遷漕運府經歷初

越米之入海運者歲為石十萬有奇越城距海十八里
大艘不得抵城下漕府豫檄有司拘民舟以備短送程
期峻急搒箠淫及非辜仰舟為衣食者皆失業無舟者
轉僦以紓禍僦值視他時數倍吏胥又並緣為奸利米
既及海主海艘者難之久不得卸且有折元之患民困
甚矣止善悉列其獘曰官不有雇舟工價乎何獨變通
比而為是紛紛也遂俾海運户以官所給錢自雇舟用
之越人自是無舟禍止善越之諸暨人其仕于轉運漕

運也皆足以及其鄉所謂勢有所得為而才又足以有為者也昔之君子視天下之人猶同室也至于父母之邦尤倦倦焉者非私也厚于其所當厚者也越人既為止善刻石郡中諸曁父老又求予記之止善由憲掾歷轉運宣慰行中書掾以至為兩經歷具有勞于人而惟越人再刻石紀之者其心亦若止善之于越人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越亦多賢矣乎止善名良明秀敦重又善學能為文詞云

嘉興路總管府架閣庫記

古者營室中則始土功在營室之東者曰東壁天下圖書之府也夫衆物之麗乎室者莫非日用之所需而獨圖書之府著象室東豈非以是爲有國家者之所甚重而不可後者乎蓋上古之世民氣樸厚以結繩治之而有餘庖犧氏作世寖不古非書契不足以防民況又後世風降習媮矯僞日滋一失據稽將奚足恃以爲治此天所以早示法于後世也嘉興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

照磨承發架閣唐棣言于其府曰天子以六合為一室凡郡邑户口錢穀刑名造作之類皆朝廷事也載諸案牘者必有庋宿之庫馬嘉興浙右大郡也兩至元之間所積成案十萬五千有奇簿曆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無所于藏散處府廊東西樓及經歷司之旁屋風雨之與俱蟲鼠之與伍猾胥豪民得以厠其奸謀而詆户比聯煬炊焞如萬一顧府容有周人宰人之出乎宜亟求空爽之所作架閣庫今立成猶已後也府以其言上之省

省視之乃度地府東縱百九十尺衡廿有八尺創庫若廳事若房若門凡有十五間糜楮泉萬五千七百五十緡經始于至元丙子之冬明年夏成用約于官役止于傭陶堅斧良絺搆嚴縝于是悉聚散處之牘年秋月次標識昭明徵索有彙啟閉有節叢釁弗鄰地自為守照磨可謂克盡其職矣而其言則曰玆役也達嚕噶齊按達拉總管和元昇同知呼圖哈雅治中金山判官瑪哈默特推官李椿劉好禮經歷逯瑞知事楊守謙等共落

成之而任程督者則嘉興令楊某也吾何力焉惟是與
造歲月不可以不紀乃致書幣來請記予善是庫之作
于水昏正也既得其時位于府之東也又得其地藏牘
所以定民也而役不勤乎民民定所以事國也而財無
甚費于國不謂之克盡其職者乎照磨字子華吳興人
韻度清美以詞翰名世然實長于政事屬歲大祲飢民
廿有二萬餘郡賑之不足子華請以給孤老羸糧萬二
千七百餘石羸鈔三十萬餘緡益之不得請則規米為

粥日于僧寺食之此又足以見其及于人者矣或者他日掌圖書秘府以所知古今得失之迹民生休戚之故從容為上言之則人又將大受其惠也

長洲縣宣聖廟學記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人以法而不納民于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吴縣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為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嘗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為學則亦

未有專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學而當時邑令以浮圖之室既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始徙麗郡治明年移驛林構縣治故址卑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溢摩又無所于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悳原顧而歎曰長洲為吳巨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其民同郡況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貲產足以供公上之賦而

具衣食于吾私矣于此而用其羸不亦可乎縣長官元
重等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成之于是筮
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廣庭穹門
翼以邃廡後為講堂為兩齋為庖庾凡所宜有者以次
皆為之材必良工必差規制嚴壯而工作堅緻湘右邑
校蓋未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為先聖四侑十哲之
像而繪羣賢于從祀之位道德之光究其在此至元再
元之三年某月經始明年某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

人率罄其所有以為老佛氏之宫今亦有為是者乎德原又以為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為是虚器乃又以田如干畆為學田以實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吴門邑之人士來請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外而設學于此無亦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能自達于耳目所接之近故必遊通都名域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

為郡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于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以善俗況多士哉子皆邑之秀士也能善美其身以歸表于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于田野之間矣是為記德原字靜遠篤慎而通練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暴今為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雪所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美治琴書之室于所居之南因以晤賓客也室無斲雕藻繪之觀以素楮承塵而傍施于四壁戶牖入是室者見之如在雪中乃題室曰雪所至元再元之五年十有一月五日雪初止予適至其所客有問于予曰冬者處隩之時也仲美顧欲取乎雪何哉予應之曰子不見夫綏綏而下璀璀而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絶無人之壤未嘗有所不被拂

焉而潦瀦焉而虢黝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為瓊瑤之田玕琪之圃是能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雪何負于人哉且玄陰塞乎九懋徵陽錮乎厚坤層冰嵯峨凍木僵立于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布為大雲散為蜚霙乘回風于曲户映明月於廣榭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于閉藏之日所謂豊年之兆而太平之象也雪何負于人哉仲美以明粹之資清白之操踐敭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政

路以皎皎潔潔而變夫世之汙濁者不在仲美乎佐天子
賛大臣爕理陰陽以登豐年而慶太平者又不在仲美
乎然則雪何所不至在兹室矣予惟恐是所之不大也
而客以為疑仲美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
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為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貞白庵記

道家相傳謂漢時張天師由龍虎山入蜀煉大丹于鶴
鳴青城之山感老君來授其道閱二十四治以正一法

籙厭伏鬼物之為人災者立石象天地日月以誓之曰
石天地運石日月明汝則復出鬼物之屬皆謹受誓去
不敢更為人災葢千有五百餘年而蜀人大殘于兵沴
氣充盛向所誓者往往乘之以興至元甲午龍虎山汪
君集虚以所傳正一之秘規復二十四治以治之乃作
貞白庵于青城以居十年遠近皆知求汪君人以所苦
來告則立禜除之于是見者輙敬拜謂是漢天師所使
來者汪君出入羣治兹庵則其凝道一恒之所也庵以

石為址以茅為宇若覆甕然前為户東西為牖青城三十六峰與上皇大羅六頂大人諸山森秀環列老人村與麻姑諸洞皆在傍近其地最勝吾聞諸蜀人云仍改至元之元年嗣天師太玄子期汪君會京師明年春覲上錫嗣天師璽書褒嘉之又以汪君能用其道寧蜀人也賜號太無貞白静明玄昊真人青城諸山正一宗主將還蜀以為庵記以刻于山之石昔者禹平水土水怪之類皆有其法吁何其仁之至而智之周也秦漢以來

官失其守而崇山厚林物或麗之有能于此去其属于民者則亦君子之所願聞也聖天子既錫真人美號復使之還治其舊其古先聖王之所以用其心者乎雖然真人以貞白名庵非以是美自居也貞欲守之敦也白欲復之純也守敦則神完復純則天全惟貞惟白太無之宅惟白惟真太無之庭入乎太無鬼神不能窺其室盧真人盍陶貞白之儔歟抑造物者之與遊也歟

書淡樂齋記後

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人日用之而不知其美于是必得厚味而后以為良烹必得文繡而后以為珍服葢嗜欲之為人害大矣若菽粟布帛者豈足以甘其心哉則世之能樂于淡者葢絶鮮也賈太傅之惜誓曰澹然而自樂栁栁州亦言以淡薄為樂其皆庶幾于此者矣然賈生之淡出于怨子厚之淡出于悔是不得厚味文繡而后規規于菽粟布帛尚得謂之樂乎夫樂之者處富貴貧賤患難一于是焉而不知有富貴貧賤患難此吾

所謂絶鮮者也舒嚕公東遼世家早握兵符以享富貴之奉顧以澹樂名其齋非有所懲悔而后欲得之者其出于天性之自然者哉

書三節記序後

節其天下之中道乎過則約之不及則至之所謂節也故節之在易中正則通苦節則不可貞甚矣中道之不立也久矣世之人見有盡節于所夭者往往以為一時奮激之所為而不知節之于人無往不在特平居無事

之時人習所見而不之察至于履患難之日人始見其節之著耳夫為國擊賊則甘死于戰陳盛年而夫殁則誓死以存其家孺子而母危則進股以為藥乃自世俗觀之三者皆人所難能而偰氏之為臣為婦為子者皆不過盡其所當至者獨不幸其節之因患難而著也故人莫不幸于喪節尤莫不幸于著其節偰氏三節固世之所共美君子則深悲之以為可美也而非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三節之節安節也元帥公壽康諸子

皆擢科第福禄方至而未艾者安節亭也人又何其厚幸于㑄氏若是哉天以其節與其所以報之者如此是亦將厲衰俗而幸世道耶

秋亭記

予識杜君企顏于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企顏樸茂喜讀書未曾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予曰故燕城南偏多隙地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也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仕而歸則

服勤于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奥或對酒雅歌吹簫以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然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為京師之名園美池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貴者之賞玩也吾不得與焉然而秋風摧落之餘園空池冷遊者亦無所寓其目矣顧吾亭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猗乎其緑丹楓湘菊又錯出于左右吾是亭于秋為獨宜益貧賤之所遭恒不足于喧

妍之資而富貴之所樂者曽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于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此名亭之意也先生幸為我記之余惟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成功載豳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眞卒歲而謹始于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思者乎企顔所居有金源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其寂寞而為亭以玩其秋乎企顔之所以秋名其亭者其所思者遠矣企顔名師益今為

方城主簿云

陳高士壽藏記

陳高士預為歸藏之所于信州貴溪縣之三坑李墩使人來言曰吾百歲之後子孫誌吾墓與其誌于我所不見以示乎他人孰若即今誌之使我與人皆見之也予不獲辭乃為序其大較為壽藏記云福州高士之長樂人祖晃咸淳名進士父實翁母高氏第三子名白誠字物初者高士也八歲入學警敏異凡兒有日者筮其生

時所值之六物謂是兒方外人年三十六當見天子龍虎山之太上清宫其地衍奥而冲謐高蹈之士多寄迹其間閩人若陳公義高張公彦綱王公澧翁皆其宫之傑特者也張公家長樂知陳氏多賢以書來求宜為弟子者高士年十七聞之欣然欲往父母不欲其遠去又重違其意姑使至福州城西之冲虚宫冲虚宫者五代時仙人王霸故宅也有白龜泉泉上有龜歸亭高士居七日鬱鬱不樂指龜歸亭曰吾他日過此今决去矣衆

皆笑之遂去游上清宫見張公于宫之崇禧院公使從李則陽受學大德九年正月元日度爲道士延祐七年嗣天師太玄公以高士入覲時年三十六果符日者之言名卿才士愛其清醇皆爲文章贈之及歸遂領冲虛宫遡歸亭之言驗矣泰定元年復侍嗣天師來朝三年春制授靈悟玄寧文泰法師泉州路報恩光孝觀住持提點元統二年奉表至京師明年有旨使持節還鄉祠上清仍改至元之二年台嗣天師高士又從之制仍提

點光孝觀明年制授至正元嘉文泰法師教門高士龍虎山繁禧觀提舉知觀事是年夏病因自念曰吾以貧出家四十餘年夙夜畏飭不敢毫髮侈肆以負成我者之意又數奔走道路與接世故之不得不在已者亦良勤矣今吾病作其亦可以少自紓乎崇禧傳序若張公與李公謹脩等皆高士師祖也昔李公作繁禧觀于漢上高士因築室其西曰清輝堂堂前築亭曰回鷗至是悉屏去人事閉户静坐移日或至夜半或鼓瑟讀書賦

詩以為樂或憑虛亭或步溪渚撫雲霞而搴芳草不知白日之將晏也嘗語其弟子曰吾字物初物久則敝而為之初者不與之同敝也其有敝者吾亦末如之何也已雖然是物也吾託之以生于物百歲之久者又烏得無情哉向吾所為于李墩者亦以待夫是物之敝也故所以虞燥濕而謹閉藏至矣又作歸雲之室于傍近有田歲收禾百九十斛析而四之以入上清宮崇禧院繁禧觀歸雲庵所以厚吾之所自而及吾之身後者靡不

具矣汝等宜體吾志弟子周成大等識其言惟謹余聞古之王公豫為送終之器焉與所謂歲制時制者皆不以早為諱也葢有始則必有終者理之常也制事于未然者君子之能成其終也慮不足以周其身則事之有未備者不鮮矣高士事師能盡其道去家雖久歸而執親之喪能致于禮他所為又多可稱至于為乎此也則平生之所欲為者將無有遺之而弗為者矣

義莊記

寧國儒學教授丹陽蔣鉤公秉長厚而尚義予與游久益敬之比公秉謁選京師將還與予言曰士之仕也將以施其及于物也吾之仕計不足以及遠今亦為吾之所可及者而已哉予本同邑洪氏子也幼喪母桐林蔣氏以我為子鞠而教之使粗克樹立不知身之出洪氏也蓋蔣氏父母之卵翼我也至矣先人既即世稍有為我言者及求得洪氏父子他所養之三年而亦卒彷徨天地間皆無所為孝矣今年六十六有二子五孫兩曾

孫田園足給衣食顧洪蔣二族多困乏不自聊者此豈非吾之所可及者乎二族雖殊實皆切于吾身又烏得不皆及者向嘗賑其甚貧者慮非恒及之計則節縮日用專積之以買田千畝為義田立祠堂縣北之石羊里以祀吾之所宜祀者旁為屋以受千畝之入用其入具歲時祀事餘以廩二族之衆喪葬嫁娶悉資之擇二族之賢者各一人掌其出納吾之亟勉以為此也葢欲無負洪氏之生我與蔣氏之所以子我者執事幸記之庶

吾子孫之弗敢變也予惟先王之時無窮民五家為比使相保也五比為閭使相愛也四閭為族使相塟也五族為黨使相救也五黨為州使相賙也五州為鄉使相賔也夫比閭族黨州鄉之人不必皆親也徒以其地之寖近得相為謀以恤其患菑況二族之切于一身者其可漠然視之如塗人乎以是言之公秉之施于洪與蔣也情誼當矣嗚呼甚矣民風之日凉也視利所在輒仰拾俯取不肯遺一毫于其所親者比比也觀公秉所為

必有感其良心而敦族之風興焉若然則公秉之所施者未嘗不及遠也後之人其毋貪毋嗇以共保義莊于無窮乎公秉之義既足以範俗則部使者與其守令能不爲之主張而綱維乎使人人皆知其所當及者則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雖不必行而民之窮者亦寡矣是莊規模大率效范文正公其給與之目則詳載于碑陰云

平江路歸元興國禪寺碑

姑蘇人曹聚因予友俞伯康見余而言曰吾世居長洲縣之武丘鄉曰歸元興國禪寺者吾家所創也吾父諱如理母張氏皆儉勤以治生貲殖日殷而皆嚮慕佛乘吾父以至元十八年為杜多禮文殊五臺有竒應遂遊京師㑹世祖皇帝度僧得賜僧牒以歸乃入虎丘雲岩禪寺從雲夢南禪師為弟子吾母亦去為比丘尼伯兄法珙從父祝髮仲無實蕃如伯兄而受業于竹房開師聚既如兩兄復念曹氏之不可以無肖也還為民有二

子矣昔吾父之在虎丘也歷小大職掌茍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為若其寺之佛殿千佛閣御書閣寶塔藏殿庫堂浴院皆以私錢營繕之人多其功于是有不悅而嫉之者矣吾父歎曰來出家者所以求離乎此也今寘身羣嫉孰若事吾佛于吾之地乎歸梅林故居緑野逈秀流水旁繞其地冲爽以居佛誠宜乃攻石累土為大殿夾以長廡蔽以重門法堂佛閣高廣雅稱蘭楯井藻金碧相錯寮曰前資曰老宿曰退居與役者之舍以及于

庫廩庖湢皆為之置良田三千餘畝為寺恒產既又曰
地非人不重聞中峰海禪師實仲林所宗為寺初祖則
地至重矣俄而吾父示寂兩兄與我闢方丈之室以遺
言迎海師來居延祐三年天子為降璽書護持于是卓
然為中吳一鉅剎矣兩兄後皆化去吾夙夜惕焉猶懼
先志之未繼也既力完其故復建鐘樓藏殿觀音閣後
殿東西方丈衆寮照堂行堂賓館且過寮暨諸室屋益
以良田三千餘畝又置廨院城中凡寺之所未備者至

是靡不備矣經始于大德二年之春訖功于至元再元之夏吾父子所以為此者以生長安樂于太平之世皆上賜也藉佛力以為報則吾小人之心也願先生記之庶來者知吾寺之不徒作也予惟釋氏之說固足以動人然能為浮圖起大寺市田大類皆世之王公有弘力專勢者為之否則其人能堅苦持久積衆力于萬千之微而后有成績焉理師奮起編氓而克濟登茲可謂有過人之才矣使以若人而用之于世授以古人已試之

法以施夫所可為之事其効詎止若是之為哉曹氏父子夫婦兄弟于其所固然者皆舍之以從事于佛其亦難矣使若吾黨之士因其日用之常而加以力行之功所至又何如聚旣滋髮以嗣續其世而后拳拳于其父之所願成者其心又益可念也已嗚呼予之書乎此也其亦有所感夫其亦有所感夫

陳孝子墓記

永嘉陳孝子亞宗年十六母蔡病甚亞宗刲股為藥病

尋愈俄病復作不救亞宗既無所用其力日夜哀慕不自堪以至于死郡守陸德輿聞而憐之謂斯人也固未得孝道之正然于閭閻中能為人所難能亦其發于天性之至有足以起人心勵衰俗毋使其善弗著于世乃為擇美地集雲門外并其母塋之表曰陳孝子墓時淳祐十一年也每歲暮春郡人士女游于湖山間往往指而言曰此孝子墓必佇立而咨嗟兵火後墓與表俱壞有元大德八年縣尹王安貞始理其壞而加亭焉延祐

五年總管趙鳳儀復葺完之是後墓與亭又壞至順二年趙尹塔納實來既視事進父老問民風故實得孝子事徘徊山阿顧寒烏集空林而傷其封識之缺亡也喟然歎曰茲非吾當務之急乎夫為政而能使民興于孝于為政乎何有乃庀工徒剪豐草除薉土襲甓于壟並壟為亭又立門署榜設厚垣而棊𨶒孜于是夷者隆扑者起露者密幽者顯美來觀者若見孝子新死于其親愴然動乎中情將不知其事之在前代邈焉恫瘝之不

接于身也趙侯真納民于道哉予惟孟子有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親者人心固有之良最易感者也先王之感人心亦惟先施其最易者而已矣是故以難從者強人臨之以三軍而不足以易感者為教表一豎子而有餘世之稱能吏者未嘗不急于政刑而民益頑獷難治者不知有易感之道焉耳然則趙侯之為永嘉也寧有難治之民哉誠使其人因其易感之心而充之則順德之達所至又何如也嗚呼邑子弟來視吾文尚

其思爾賢令所以教爾之意侯字敬叔金華世家也有文學政事所至得為治之要云

[seal]

安雅堂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雅堂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申庭桂

安雅堂集卷十

元 陳旅 撰

碑

玄壇祠碑 有序

軒轅氏以神明制天下嘗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其時將兵類非常人世傳玄壇大神葢將也又謂大神本水金二氣之精降而為人秦時修道終南山中上帝召為神

霄之官又謂漢天師煉丹龍虎山嘗請于帝命大神守丹故又隷天師之正一玄壇得賞善罰惡之柄焉大抵神變不測要不可以迹求之也杭大開元宫有祠在宫門東祠中為壇植木凝土為立像其上又為神虎其側望之儼然有生氣也至治元年十月火夜起宫西民舍遂踰宫中郡侯子公允恩與主宫事真人王公壽衍亟救不克唯外門存黎明見大神屹立外門之外神虎在于河濆觀者駭愕以為夜半倉卒人自救不暇安得羣

有力者舁是以出况植木入地之難遽拔也既又于燼灰中得木主帛旛與凡供神之器皆不壞先是郡人欲為轉運使築亭樹碑以紀其休聲寓亭材祠背至是亦不燬遂移用之為新祠奉大神與虎復焉四方之人聞大神能飛動炳燿其威靈益敬畏奔走祠下而弭災執盜之效益章章然不可勝道矣真人既俾余銘新宫又為余言玄壇祠不可不專銘也余聞古之為治者能有為于衆人智力之所不可及若豢龍御虎南正壺涿庭氏之設官祝巫占筮盟詛禬禜之有法以檏辟鬼以壯𩊱殺惡

太陰之弓以射天地四方書日辰月歲星之號以去天鳥何其事之出于怪也意其出入幽顯必有為之用者自絕地通天之後人不可得而知矣秦漢以來官失其守遺法往往存山林間世之人見有能名風雷役鬼神能為衆人智力之所不及者不指為恠則曰彼道家法也孔子不語怪葢欲以常道教人奈何後世之頑民有不率教者矣或者懼神之罰有以銷其頑心而庻幾常道之歸乎然則大神固有弼教之功也通乎古今而知鬼神之情狀者其亦取于余之言哉乃為之銘曰

翼玄元御絳雲祝融既清宮大神執鞭還守門憑神之質超有物其非質者矧可射新宮成奠神宅孰敢為惡鉄絙縛玄虎啞以善禱之報爾福

龍虎山繁禧觀碑銘有序

江左之山曰龍虎者仙聖之玄都也太上清宮既據神氣之會旁為各支宮無慮百十又盡得地勢之所宜矣而善用夫地者又往往得遺勝於百十之餘造物者常以其不可窮者待天下也上清李君謹修嘗自念曰吾得超乎編

民優游長年以業吾清淨之道者誰之力也寶儉以養生積其贏將焉用之唯益立祠疇以茂致景貺於國家庶幾周人所以賦天保之忠乎乃受地山南溪上有大園倚乎雷壇而象山仙臯在其右左琵琶麈湖雲林諸峯又皆在乎其前津華之鐘見於草木岩姿川豔布寫几席之上殆祗靈祕之以有待也李君亟以貲得之延祐四年始治地為觀中起三清大殿旁作列真之室有二樓以遞鐘鼓之聲有三門以嚴中外之節臨溪之門榜曰溪山勝處翰林學

士承旨趙文敏公所書也門内有堂曰清輝其西有亭曰囬鷗殿後之堂曰見山堂後之堂曰依竹東軒曰嘯日西軒曰巢雲若賓館若廩庫若庖湢與凡所宜作者亦莫不嘗其所觀成又實之以宜稻之田焉于是李君與其徒言曰吾與若承清曒藉素雲而徜徉乎溪山竹石之間所以善體而清心也清心所以通神明而修吾職也夫豈徒為爰居以樂吾私哉嗣天師與玄教大宗師聞之皆表之曰繁禧之觀元統甲戌上遣使人以旛

香來至元丁丑又降香并賜璽書護持授謹修明遠冲妙崇教法師教門高士開山住持提點又命其弟子陳自誠為至正元嘉文泰法師教門高士提點知觀事俾嗣其道于是觀者以甲乙傳次李君屬上清外史薛君玄義來徵銘文以章寵光于無極焉余聞之天惟高也故無所不覆地惟厚也故無所不載一人之身萬福之基所以有敷錫之道歟李君求勝地以祝繁禧于天子其意之所及又益遠哉銘曰

雷壇之陽山川開明中有玄圃翠水所經煌煌壽宫殖殖福庭琪林紺菌珠葩丹晶崇竹北翳列岑南屏結影西谷含光東瓊雲瀾迎戶溪羽並亭濁祲遂戢冲華空凝匪怡我私穆愉鴻靈鴻靈戾止從以衆星蘭臯椒丘猗靡絳旌藏我熙事肸蠁若徵天子神聖格乎清寧介福孔多式嘉羣生

韓總管墓碑

江浙財賦總管韓公之子友宜以其客陳元英所為狀來言曰先君子棄諸孤廿有二年墓碑未樹恐無以著

先德于將來惟執事圖之余與友直兄弟雅厚義不得
辭按狀公諱奕字仲山紹興蕭山人繇公父贄錢唐因
家焉曽大父諱富宋進士大父諱元信沿海制置司準
備差父諱自良至元中行工部署為文綺局官累官至
承直郎杭州路總管治中兼董内府織文之事大德四
年當獻功病不能騎請以子代公用是得乘驛入京詣
將作院白事因言便宜若素習吏事者院官竒之引公
以所來織文覲中宫啟所言便宜且謂是人才器可任

事有旨命補江浙行中書省蓋欲其益練吏事而大用之公還治中公疾甚竟不起遂不復為掾既終喪養母夫人沈氏無仕進之意初治中為行工部所署時募工置諸局司雖謹程度嚴政令而撫循有恩人樂為用及佐郡時屬有旨歲增織綾緞五萬治中公計局工不足辯藉民間杼軸成之較官出工物雜費省緡錢數萬民又利傭直不逾月五萬綾緞成遂用為故事局工得不重困治中公殁故莫不悲思乞以其子嗣職事上未報

浙西道廉訪司舉公居喪盡禮事母盡孝而持身齊家之有道也用之可以善俗行省具移中書會新立織染局右丞廉公因人情所安辟公莅之事立具行省薦公代父職識宜中書以聞至大元年授杭州大匠副提舉明年立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府議簡清慎習知田賦者為是官薦掌朱清張瑄兩家之所籍沒者也公時以事赴闕中政院貴人見之喜曰此非將作院言便宜者耶即引見武宗皇帝于潡州上曰財賦府初立是非

其官乎尋授承務郎為府之副總管居三年以母老屢乞閒專養不允皇慶元年轉承徳郎仍前職葢上之人不欲其去也六載之閒庶務畢舉凡朱張業産之為姦人所䕶匿者悉求得之金穀充牣又未嘗以是病民故中外之譽歸焉至大中有曰和都實者以奇寳售内府俾給直錢千四百萬緡胡椒十二萬觔它物稱是公曰是國之大盜也吾不敢奉命亟白監察御史留其直不予張塔布台者得給還所籍沒田十萬畝屋二千區公

亦抗論以為不可廷論避之公讜言毅色遇事奮發直節不可回由是憲司檄公治會墨凡十數事得賍鉅萬民氣為之蘇暢延祐四年進朝列大夫江浙財賦都總管㫌被名寵眷優渥明年十一月戊辰卒于官年五十公天性孝友治中公卒哀慟幾絶即祥猶不飲酒食肉語未嘗見齒事母非有急不去左右故恒不欲仕既晨出必問太夫人安否歸必設甘旨奉太夫人飲酒二三行日以為常有疾必親治藥餌以進疾止始徐出視事

閨門肅雍內外無間言宗族姻戚雖疏遠皆厚遇之門

巷多車馬非名公卿則四方之賢士大夫也益為人沖

約而尚義故多樂與之者儀觀修整寡言咲讀書通大

旨餘皆淡無所好娶黃氏後公二年卒子男六人友仁

友恭友忠皆早世友直平江等處財賦副提舉友諒友

聞未仕女二人妻餘杭州判官楊元垣孫男十三人文疇

文興文闕文闕文闕文環餘未名女八人友直等以某

年十一月塟公于錢塘縣履泰鄉青芝塢夫定元年九

月丙辰以夫人祔葢從治中公之兆也嗚呼公孝友廉明能以才諝自見于世可謂賢矣三品秩官鄉邦可謂顯矣諸子皆敦睦慎守緒業友直能官又能以文學自將諸孫皆秀茂蹈矩度可謂有後矣弟惜其未嘗膺民社之寄年僅五十不得大展布其及于人者為可恨也雖然求世之得如公者亦寡矣銘曰

有竭韡公既愿且通能幹父蠱職匪是共入見宮寀見事佐闕

聽者竦然曰是奇才太姒審官亦曰佐君俾蹤吏事以闕選掄

侃侃别駕奄即厚夜哀號塊苫泣與血下周旋北堂滫瀡醴漿我有母養仕豈或遑孰非才彦孝最百善蔗車揄揚方岳尉荐若工疇能世勞纘承總賦外府庶績用凝䎶買奇市盗國鉅利豪産入官僥倖還畀公皆扼之使不得欺治徼治貪賄亦不貲廷有清譽將啟要路豐德儉薗舍轡弗鶩青芝之原佳城言言嗣慶考德視此刻文

毛先生碑

先生毛氏諱惟亹字仲益其先衢之江山人浚遷信之

永豐又遷貴溪之英潭浚又遷其邑之宜陽里曾祖諱季大父諱克賢父諱子祥皆以善稱于人先生姿爽朗而雅志冲淡束髮入龍虎山事曾貫翁師師愛其有操竒之欲試其為人而器成之先天山介龍井琵琶峰之間巉絶遼闃人迹罕至也時方薙榛穢為觀宇俾先生居焉人謂其方去父母而栖之空山將不能堪先生則欣然若所素處與烟霞相周旋浩乎其忘世也師大喜之即令衣道士服授以其道聲稱日聞于是嗣漢三十

八代天師用為益揚州道正州之為老氏者皆喜而言曰是宜長我也今嗣天師又使之掌其文牘天師總道教江南有官府政治之體非清慎明敏者不足以任承贊之責先生從容酬應未嘗有所缺失而凡與之接者莫不譽其美焉泰定初奉表詣闕下玄教大宗師吴公復嘉重之為請于朝授冲真通妙素法師主永嘉廣福靈真宫事久之嘆曰吾出家為道士者將以繕吾性也而役役不休可乎人固有不得不勤力者吾事師如干

年事覩又如干年生而養殁而藏矣吾又何為乎吾旦
而起則祝釐于吾君又何必煕事于其所乎乃宴休于
龍虎山之舊居黜智斂才泊乎無營而時與客引酒詠詩
于華竹泉石之勝不與物忤亦不流于物逍遥浮遊葢
十年許人以其神情之清曠也號之為秋宇先生云仍
改至元之三年六月八日晨興正衣冠翛然而逝年六
十二某年八月丙辰藏蜕于貴溪縣仙源鄉之高陂山
弟子劉存耕以狀來徵銘余謂先生能致勤三事而後

退休以葆其所存又未嘗離世絶俗矯亢以為高所謂
遊方之外而優其道之中者歟銘曰

維昔至人幹道樞啟陽闔陰時厥居道不緣督人朱愚
出此入彼顓奇途先生冲氣以為車夷庚安驅辭室迂
祝君事師春欲歸為父毋謀甘腴師親既終于怡愉始
用吾闕紆前劬岩房左右菹笈書十載燕坐觀玄初太
空雲氣行雙凫陂山所宴仙之餘

孫高士碑

孫先生諱景真字久大信之貴溪人曽大父諱清夫大父諱樸父諱晞之乃宋廸功郎仕江東為節度司幹辦官先生豐頣廣顙碩幹晳膚居如山凝動如川融㓜時有善相者撫其項曰是兒不凡殆非人家所能留也孫氏所居曰蓧嶺距大上清正一萬壽宫十餘里束髮即學道于宫之崇禧院禮講師張公彦綱為師孔老二氏之學若所素習不待刻礪自臻玄微祖師都録黄公崇冐宫主黄公復亨皆器重之世祖皇帝既平宋遣使入

龍虎山聘嗣漢天師之三十六代者嗣天師入覲擇才
而且賢者從行先生與焉及還有詔開道教于江南四
方之為老氏者日集龍虎教所逆旅非所安都録公為
築真元宫以館之而主以先生先生念是宫亟成非宏
遠之規復改作之而增田以飯來者大德七年有旨授
通真凝妙弘道法師真元宫提舉知宫事初講師公欲
更卜吉土為壇畤以顓祝祠厚報本也志未伸而卒先
生既盡送終之道為作崇禧觀于天冠之山殿堂門廡

鐘樓藏室皆高廣如志又作祠宇以寧其師度弟子以
衍其傳給良田以舒其用玄教大宗師以聞天子下璽
書護持之至治二年上清宮災先生發私帑作大三門
及福地之駐馬亭崇禧院之真元閣皆雄麗稱地望天
慶元年歸主院事即院北為屋以居人號其堂為隱德
葢以先生雖數被寵榮而含光弗耀有古者遯世高士
之遺風焉至元三年有旨加教門高士使復主真元宮
遂新宮之道紀堂其年秋于故宅旁近得地曰榆原顧

而喜曰吾其遂首丘之心乎于是作榆原真館割田若干畝入焉又以田益上清宮真元宮崇禧院崇禧觀蓧嶺之崇賢館各若干畝五年五月忽感餘疾即語弟子曰死生夜旦爾不死不生無夜旦也吾將了吾之有夜旦者矣承先廸後則汝曹之事也是月八日蚤作盥漱正衣冠夷然而逝年七十有七弟子曾日省李謹修等以其年九月壬子奉遺蛻藏于榆原以臨川吳慶熙所述道屬余爲碑銘先生莊重而謙冲靜默而暢達持己

以約遇物以厚名不求聞而名日彰財不求殖而財恒足凡所作為若無意于其間而諸福之物皆不踵而自至終日燕坐一室或問之曰公静乎則笑曰有意于静則非静矣益深有意于其道者居天冠最久山之左右雨暘時若五穀常熟草木葱蒨居民不知有凶荒之虞而先生又每推其有餘以賑助之人見其出遊往往指之為福云嗚呼世有勞心神疲體膚窮年規規澤不足以自濡遑及其他哉不見用其智力而身與物恒相遭

于泰和之囿者固盛德之所感應亦天厚之福休祥之徵隨所至而著也使若人有位于時所及顧不益廣而最薄世故高蹈物表僅及其所能及者而止耳故君子之于若人常嘆其賦受之美而惜其不為世用而去也雖然鳳凰麒麟非以其用于世而貴之也郊藪之間有是二者必至治之時哉銘曰

湛乎若無思而趣無不通漠乎若無言而教無不從休乎若無營而人惟見其成功物與我何心本自然以為宗亦造物之與

謀鍾其身以善祥故居姑射則屢豐處畏壘則大穰慨若人之邈悠上榆原以相望藏衣冠于斯丘庶不望乎故鄉

故贈曹州尹清河郡伯張公墓碑

公諱德字惠卿其先滄州之清池人曾大父昕昕生寓寓生祐金貞祐間南北受敵寓從保静軍節度使司宿州為軍府吏宋師與保静軍戰寓死之祐求父尸亂兵間槖葅宿之北麓奉母宋氏踰淮避兵我國家既翦金兵及淮甸北人與祐同踰淮者數百族謀保棚以自固

而祐為衆推重與衆言曰吾輩寡弱憑孤栅以抗大軍其勢必破破則無噍類觀時事可以知天道矣徒死無益也乃率衆詣軍門降大將綽和爾郡王嘉其欵欲承制官之使統降民祐拜且謝曰所以降者非為求官來不過與衆求活耳且吾父死于兵猶寄淺土未敢以身許人郡王愈賢之降民皆以安而祐終無久留淮南之心以干戈未戢往來曹宋間二十餘年而母亡矣至元丙子天下既定乃卜地宿西百里臨淮縣仁義鄉道住

里泡河之陽改塟其父而以母祔焉又樂其邑風土之美因買田宅以居年七十九終妣穆氏二子公其長也公質直而闓通勤生而急義從父母轉徙北兵薄淮衆倉皇急舟南渡遺公岸側適族人見之亟援入舟幾不脫于兵公由蚤嘗艱危以及長壯世故之接于心思者熟矣故于其父羈旅患難以至宅穸田園室廬之事能用其智力以佐裨之平生不仕榮進獨喜治稼事故貲産益饒然好予施里之窮乏困瘁者皆仰其惠因字之

為惠卿又好以善道告人見有不力田者則諄諄然戒之曰毋事浮靡為農以具衣食安之道也里中子弟皆感其言而從之或深責有過者亦愧服無恚容蓋公之所為孚于人有素矣妻盛氏能以婦道相其夫子男六人思元思明思忠思恭思義思敬女二人公每教其子曰吾家三世習法令為吏而嗣止一人汝曹當讀儒書不顧復為嚮時吏也于是諸子皆業儒而旁通諸家之書思義用為薦者仕棠古翰林院轉應奉翰林文字承

務郎朝廷推恩封公歸德府判官飛騎尉盛氏封恭人
公以延祐三年三月廿一日卒于家年八十二明年恭
人卒年八十一遂合葬于道住里之兆思義後知沂州
追贈公奉議大夫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子恭人
夏邑縣君思敬由司徒掾以至為中書掾兵部工部兩
主事積階四品復贈公朝列大夫曹州尹輕車都尉清
河郡伯思元後公十五年卒二子緒國子生繼醴州學
正思明早世一子訥蕭山主簿思忠亦早世三子誠護

壽壽官奉訓大夫思忠得贈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子思恭四子謹權亨睿思義由滑州改知汾州卒三子惟中惟一惟學思敬亦卒于官一子貞國子生公之弟輔亦有子五人孫十三人嗚呼張氏自滄州來微乎一縷之僅續而幾絶也乃能蔓延以至于碩茂者所履之厄雖劇所績之善亦已厚也夫為軍吏而死國事冒白刃求父尸將母他境而竟卜臨淮之塋活數千百人于必死而不利其功是皆善之大者人有一焉天猶報

之況其大者之又多乎公承世積之委宜坐享其報顧益飭勵勤苦以成父志以庇賴其後人又推有餘以賑鄉黨且教勉之使皆敦本而善俗也公之為德益以其積之委者愈保聚而充衍之張氏之用是以為盛也庸有既乎公之心其遠矣哉思恭等以郡伯肇封與世之起于宿者皆不可不表諸墓道以彰示于無窮俾緒以狀來徵銘緒與貞皆嘗從余于成均所不得辭也乃為之銘曰

張昔大姓世有顯人相時致用始業吏文河北搆兵牒
譜靡存抶其簡書南遷從軍宿有嘉木厄于斧斤其櫱
既達長柯摩雲宿有原泉出而山堙其流既舒責野澐
澐羅曹州公紿德篤勤迺阜木本迺豊泉原詩書在堂
黍稷在囷曰兹先澤裕爾後昆匪惟家謀軫其鄉鄰積
善之報登于公身伉儷壽考子孫詵詵矧其子孫峨冠
岳紳遂啟有邦赫奕寵恩噫宿之張自公孔殷尚濟厥
美毋忘公言泡河之陽土厚且温勒銘佳城以永有聞

安雅堂集卷十

安雅堂集卷十一

元　陳旅　撰

碑碣志銘

周提舉善政碣

國家統一六合定都于燕以京師天下之本而積貯天下之大命也乃衆建鉅廩歲轉東南粟數百萬石以實之匪特賙賜稍食之所需四方或儉饑有所不虞率恃

此以為安也至順元年秋中書省以在京十有八倉歲久屋壞棟且撓懼無以完所藏檄有司趣治之又簡官僚之才且應者分督之倉曰相因曰既積者則陸運提舉周君信臣所督治者也工之長呂成等來言曰凡官府有所興造給錢大農未嘗少也而民每告病焉董其役者不勝其任耳吾屬所繕兩倉為屋百又十六間用工徒凡二百餘人始事至訖功凡廿又六月非細役也提舉君能使我樂于趨事不自知其勞攻作又善備由

能持己廉莅事公遇物恕自旦達暮與吾屬䦨䦨于土木瓦石之間未嘗見其少懈既省費于官又能俾執役者皆充然得以盡其力也至于廩人與其胥徒亦罔不稱美曰何其不少擾我而集事之易也願為文紀之余聞提舉昔主昌平簿有政事昌平京畿劇縣也車駕歲往來供億不暇給君能以餘力倡其民作三皇廟甚宏麗今中書參議張公嘗為記集賢學士魏公又為著惠政碑君可謂有治劇之才使人之惠矣是役非若為縣之日得以施字人之政亦能使人不

忘若此君字漢卿齊士族也乃為詩與成等刻之詩曰
惟聖建國居重馭輕太倉待儲兆億稱京歷歲滋久土
敗木腐實民之膏以畀風雨相臣曰嘻亟葺治之遴官
之良往慎乃司惟齊周氏貞懿愷易不劌為庶不鑿為
智鳩工盈廷示以準程曰不汝苛各究爾能梁楹榱桷
塗墍瓦甓構覆補締具出心畫東方將明伐鼓逢逢董
我不夙曷臻厥功曰旦夕矣君謂汝止我勞不知君則
瘁只公帑之靡我持以歸斯倉之成邦實有之君則何

獲所獲者徳刻詩堅珉永世無射

重建杭州開元宮碑

天下老氏之宮曰開元者始唐玄宗時所作也乾符戊戌杭宮災後五十九年錢氏之王吳越者復作之宋景徳中改為景徳觀嘉定辛酉寧宗以其潛邸復為開元宮宮在祕書省左紹興辛卯災又重作之皇元既有江南即祕書省為行中書省至元廿八年省與宮俱燬因燕宮地作大新省時董君徳時主開元省助金購故宋理

宗女端孝公主弟為宫令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壽衍實有勞焉既而陳君天錫繼董君領宫事大德八年真人以宣命繼陳君賜印視五品于是益治其門垣壇殿水石木竹之屬無不善天子遣使即其宫賜號靈妙真常宗教真人皇慶二年秋召見明年改令號又賜銀印視二品使盡獲杭之諸宫觀仍治其宫翰林學士虞公集時為國子博士著之碑甚詳至治元年鄰有不謹于火而宫及焉杭人之老者過而嘆焉昔吾嘗見造斯

室矣以帝子攸降也大農輸財五工呈能宮臣日來視其苦良故制作嚴壯精好吾老矣能更見乎真人聞之曰自有唐至我朝吾宮羅災故屢矣前日之巍巍乎在吾目者曷從而來哉制于數者物也數不能制者人之心也心存則室存先是宮右皆聯扰民舍爨煬交壁下真人首以貲斥垣外地空之以周防乃諗于衆曰今可營吾室矣孰能語吾之同心者乎于是前嘉興路總管王君惟一願作前殿崇德州判官濮君允中願作宮門

皆攻石凝土為厚址載大木明年殿成塗以丹砂曾青雜黄金白黒之物以為文章象天神帝仙人居之其年門亦成象二大神守之真人又為屋若干楹祠在門側者曰祠山曰玄壇在前殿北者曰明離殿又北曰道紀堂又北曰方丈丞相托歡公題其榜門東西為長廡在西廡者曰齋堂在東廡者曰真官祠登仙祠玄武殿三官殿其栖賢者曰儕寧在東西廡間者曰庖湢曰庾庫在東廡東曲池疏館之在後圃者則仍其舊而加完焉

杭人來觀玆室之成也則又曰吾昔所見者貴人第宅
矣今規制始稱神明居神明其將永妥于斯乎眞人既
落成新宮乃以上所賜寶冠金衣及平生所蓄圖書琴
劒之類悉簿送官藏以傳後人元統乙亥有旨賜額曰
大開元宮俾主是宮者以甲乙傳次時余爲江浙校官
眞人使薛君玄義徵文紀諸石昔我世祖皇帝神武不
殺既平宋思休寧天下乃登進爲老氏者以淸靜無爲
之道風乎臣民時則有若上卿大宗師張公能賛神化于

萬物之表真人亦與其師晉王文學陳君義尚今特進吳公全節從上卿侍祠尚方蒙被簡眷日見上卿賛天子事益熟真人道日益茂列聖游錫寵數使還治老子教于宋之故都夫豈無其故哉真人高朗夷曠粹氣生眉目間而能嚴譙用虛與物為春故王公名人多與游四方士往來皆願見既退稱道無異言然亦時時屏居餘不溪上是宫之作若無用其力焉余讀舊碑宫凡屢成皆國家為之也今未嘗取秋毫于上役一民于下而

亟成又甚美何哉以德致者其物盈無爲而爲者其功
盛真人亦若是而已銘詩曰
真人大作開元宫斬木邃谷來蔽江命龜置槷辰孔臧
樹屋吉土祠天宗重檐膠葛儀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
大靈何樂開丹望老君上邀該以降仙姝翼輦從豐隆
翳以赤鳳驂青龍立神執兵門兩傍祝融壇守承中央
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新宫帝所悰璇淵迴曲蓬萊通
珠樹含影光玲瓏宫成享帝朝鼓鐘岳宗川后罔不恭

眞人稽首封緑章天子萬壽民樂康

江山縣尹劉彥章墓碣 有序

衢之開化有能仁其鄉者曰劉彥章而今亡矣鄉貢進士魯貞狀其行曰彥章幼時即磊落有大人志不與羣童嬉能讀書歌詩卓然自樹于世獨山民夏仍二與其衆用鉦鼓刀槊為寇致官軍不能收彥章年十九以計誘賊入隘賊窮就縛以功授處州路縉雲縣仙都鄉巡檢盜不敢入其境將半載忽嘆曰親老奈何縻薄宦于

外郡歸治田園以養父父心懽焉父歿居喪盡禮除喪淛東宣閫辟為從事居數月人嘆曰俛仰奔走非吾事也遂棄去不更仕恒畜米當無米時則賤其直以糶人及秋穫乃止不足則糴之他邑雖貴直入之而恒以賤直出之也人不知有凶焉户役不均至有破其家者則集其人約一户出直緡錢擇愿而才者掌之以充役錢盡復其盈之人不知有户役之擾焉華步溪水深惡渡者遇風卒起輒覆溺則為浮橋以濟之仍出田百畝積

其入以補壞有忿爭不平者詣彥章求平則以道理譬之或畏服去往往相戒勿為非以為寧受責有司不願為劉公所譏孔步郵亭去彥章所居僅五里不欲敝陋勸民為更造之宏廊清謐部使者過而宿焉有說其義而願見者則謝曰使者有公事業山野人不敢見用是名益重持身清謹雖獨坐終日冠衣必正無惰容閨門之内肅如也祀先如前期齋飭牲粢果蔬必備必嘉祭之夕必致嚴以終事朔望日必拜祖父墓下不以風雨

止宅傍闢林亭以娛客飲食常必俱一日無客則弗樂
又築書塾名師以教子孫若鄭原善程琚張宗元皆嘗
居者貞亦時往來讀書其中後原善登第因榜塾曰聚
星宗元亦登第琚與貞皆領鄉薦塾有書萬餘卷客來
取書共講討或相與賦詩銜杯水樹間意度舒廣而未
嘗自軼于禮法之外與人尋雖後生孺子莫不接之以
敬人有急周之若不及見人爲善若出諸己不善必戒
飭之彥章名文瑞祖淳宋迪功郎父一登內附後同知

建寧路總管府事母魯氏生彦章時有瑞蓮産池其父異之因名之曰文瑞彦章則其字也以天歴二年正月廿一日卒年六十一至順二年二月甲申葬其里之東皋妻魯氏先卒子男四人拱臣忠顯校尉安慶翼上百户昇承直郎泉州路南安縣尹旸集慶路東陽州教授讜益恭官女適齊伯嗣孫男六人演濤潛洪海瀾孫女四人彦章以昇為京官時推恩封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妻魯氏封宜人至元又丙子之八月旸來虎林以

貞狀徵碣銘陳旅曰自井田壞先王之政勢有所不得行者天下于是有窮民焉于是下之人得以其有餘者仁其鄉焉是故君子之所深慨者也然而頋治之王既病夫井田之不可以遽復則猶喜其民之能相及以庶幾先王之仁風在焉嗚呼若彥章者而今亡矣銘曰力足以及其鄉志足以施于四方志既不得施而又以力之能及者而深藏東臯之阡卜葬允臧毋壞我松梓邦人之望

故陳夫人張氏墓誌銘

毘陵陳文照文杰使人言于陳旅曰文杰在京師子子尋宗盟矣備官錢唐又益與子親也今吾母死葬有日子其忍不銘之乎我先君子雅約不嗜榮進先妣之與為伉儷也葢咸備隱德焉先君子嘗曰仕可以及物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又未必得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必得行吾志者唯醫乎乃究心黄帝岐伯之書居良藥以去人疾以疾來告即裹藥往不憚大寒暑雨風見病

不能具糜粥者歸必餉以善米曰是亦藥也凡是美德

先妣實助成之以為寧節于己而舒于所當用也故雖

盛年未嘗畜華靡之服兒女娶嫁一本于儉若歳時祠

祭待族姻賓容與賑人于急危者則無所靳至質簪珥

不令先君子知雖甚慈其子而教之則嚴故致禮為所

從學者亦未嘗不厚也先君子暮年得痺疾躬治藥餌

周旋奉持經歳忘其勞既又執喪三年每哭臨必慟朝

夕進膳拂几席如平生至元中朝廷用兵江南先君子

有兄姊妹三人俱虜於兵既得歸先妣喜曰吾不及事
舅姑是不足施吾勤乎遇之如所不及事者當宋亡時
常州以孤城死守外氏之族盡死城下先妣歲以城陷
日為忌泣祭父母于陳氏之别室且囑二子曰此固非
汝家所宜祀我死後毋之至元後之丁丑八月十五日
卒年八十又八于是先君子卒廿有五年矣今年十一
月六日奉先妣合葬于晉陵姚墅之兆子其忍不銘之
乎旅得其言而嘆曰嗟乎毘陵故忠孝之國也其人無

智愚寧一日同死不忍負其所事以生何其所俗之仁也觀夫人之克盡婦道以事君子者是豈天下之細故哉至于歲以城陷日泣祭父母且囑二子于其死後改之又何以言之悲而有禮也然吾聞子程子嘗述其母之言曰令日百五為我祀父母子程子禮師也固亦祀外大父母況夫人之族盡死所事而無後乎嗟乎夫人雖死其所祀者宜毋亟改之也夫人張氏諱某父諱某母裴氏夫諱某子男二人文照盇業其父之必得行其

志者文杰將仕郎兩浙都轉鹽運使司知事女二人淑賢淑清鄭天錫鄒通德其壻也淑清能封股以療其母孫男二人琪琪文杰甞謂旅曰我滿秩後當得七品以推恩于父母今秩未滿而其母不待吾如造物者何哉

銘曰

張有孝女陳有敬婦于夫能妻于子能母其善之報亦既眉壽惟封爵嗇于其生固所以大顯融于爵後

楊國材墓誌銘

弘農楊氏自東漢太尉震以來代有聞人著于閩之浦城者曰文公億文公之後有家于嘉興之澉浦者則以材顯于世者矣君諱瑛字國材曾祖考諱春故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祖考諱發故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至元内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考諱梓嘉議大夫閩

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妣陸氏封弘農郡夫人初陸氏有子而殤次室訾氏生國材為長子陸夫人既無子撫之如己出而國材天性孝友又器識英敏為兒童儼若成人康惠公甚愛之既長頗涉獵經史又習通國字語言慨然有用世之志遂如京師以著見其蘊抱公卿貴人多奇其才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有勞于國請官其子以勸忠也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

能以謹飭自持又明于燭物上官咸信任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聲稱日聞俄得疾卒于官大德癸卯五月廿三日也年二十一娩周氏生子元坦周氏携孤兒扶柩歸元坦方晬康惠公與陸夫人哀不自堪屬訾氏善護之曰吾子奋世使是孫有成吾子為不死也泰定丁卯冬康惠公薨元坦年二十五矣乃服斬衰從諸叔父治喪事于是陸夫人歿已七載而訾氏亦先九年歿康惠公與陸夫人既合葬于德政鄉泊艫山之原至順壬申

六月二十日又葬訾氏與寧都君于康惠公之兆元坦孤苦之餘早夜以思兢兢焉唯恐墜先緒也至元再元之四年以祖蔭授從仕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乃以康惠公歷官行事之槩告于朝得加美爵令謚又謁當代名人著神道碑銘以為是足以賁顯幽而庶幾為人後者之道也旣又痛其父有志樹立而享年不永將泯焉無聞于世遂以狀來徵其墓石之銘嗚呼國材負英妙之器乍試而遽折君子葢深惜之然有子如元坦能以

其父所不及爲者而力爲之況仕途方開其父之志又將無有不得伸者傳曰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國材雖死有子矣元坦娶江浙財賦總管韓公奕之女孫男文錫女二人銘曰

弘農之楊厥支四延有蔚其興江海之間康惠公子鳳雛翩翩欲乘靈風奮翮以騫胡豐其才而嗇其年寧都倅車夷庚中遭有子在祿于今能官其父不亡有永其傳

故嵊縣尹林君墓誌銘

君林氏諱起龍字竹友其先光州人後居海州今淮安之海寧州也宋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闢翁于君為五世祖曾大父諱行中太中大夫知澧州兼荆湖路提點刑獄公事大父諱松奉議郎通判海州父諱珪通奉大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母趙氏君生有奇才雅志事功年廿應武舉廷試第三授成忠郎壽州下蔡縣令以親老歸養海州安撫司因表為計議官時事

已不可為矣退而教授于其里至元内附大臣有知君者辟為淮安路海陵縣尹尋奏授承事郎以海陵尹行紹興路山陰縣丞歴山陽縣尹轉承務郎温州路瑞安縣尹屬陞縣為州去為婺州路浦江縣尹終更為撫州路臨川縣尹未行卒于臨川官舍大德二年五月廿六日也年六十三妻會稽張氏封恭人子男一人炳女一人適劉字之孫男六宗仁宗義宗禮宗智宗信宗常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君殁時炳才十三君與恭人言曰吾

死于此去海州遠矣海州又無恒産吾嘗官山陰有遺愛在民其山川美風俗厚又而族所在其葬我于此乎明年十一月三日葬君山陰清風鄉鳴鳳山之原君天性忠厚而宅心夷曠居官以廉慎自持所至必先治學校興教事凡舊時苛急之政悉為民申除之訟必立決以謂一囚在獄其家皆無安者令民之父母也獨能安于家乎決囚之時每痛其得罪必教戒而後罪之故民皆感服相告語曰毋以事撓吾令也部使者過其境則

曰林令無寃民多不視其牘而去每受代父老流涕遮
不得行往往立石以紀其善績自海陵之山陰丞將渡
江見二人匍匐啼沙中潮且至亟呼問之則曰我台州
人虜于兵以病不能行棄我于此令就死耳君即挈入
舟既渡江又為之具醫藥飲食衣服已又資之使還其
鄉其一人願留則為之娶妻保之終其身山陰前丞夫
婦皆死而二女幼養乏鬻之于縣卒以喪去君至聞而
悲之曰吾代其父為丞丞女非吾女乎還卒錢收二女

與張恭人鞠之既長皆為具裝配佳士人不知為前丞女也仕宦廿餘年俸禄之入輒分與朋友鄰里之貧者家無宿儲而言不及利或勸之置田宅則曰吾子成人當自有之平居必正衣冠端坐與賢士大夫講道論藝亹亹不倦頗愛竹時為刻寫之以致其幽趣云恭人有淑德以恭儉相其夫尤篤于教子大德五年五月三日卒年五十四其年十月廿日合葬鳳鳴之兆炳沈慤而敏練以廕入官有能聲今為承事建德路分水縣尹始

得請封其母為恭人于是使人以狀來言曰吾父母之葬已四十年矣墓碣未勒蓋有待于今日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承務君歿未久而恭人又歿炳孑然畸孤無所庇藉乃今卓然有成亦若其父有民社之寄而田園屋室又足以祀祖宗遺子孫矣種之于前則穫之于後觀林氏之世為善者其亦有所恃哉乃為之銘曰

政足以及物則位不必崇德足以裕後則祿不必豐豈無令圖惟邑之為曰近民易施遑恤我私稽山之陰皆

君所治䰟兮歸來邑人之思鳳鳴高岡其原允臧君子攸藏世世其蕃昌

故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

中書參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諱鸞字善應征行大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封秦國公謚忠宣諱安扎爾之曾孫女蒙古漢軍元帥贈太尉銀青榮禄大夫封梁國公謚忠憲諱哈濟之孫女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銀青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中書平

章政事封魯國公諱世延之女母劉氏封益國魯國夫
人魯公本永古特人繇公業儒始氏趙氏外祖氏也夫
人朗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入耳輒能記七歲倍誦
周易書屬對九歲使專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
成誦矣魯公之平章蜀省也姦臣以公居中書時嘗論
其罪至是以詔逮公繫請室夫人年十三即却葷肉向
北斗拜禱凡三年旦夕哭泣至翳其兩目姦臣死魯公
難解目遂明如初魯公文學政事重海內為國元老而

女又賢明選壻之稱難其人初參政以進士廷對魯公參預中書爲讀卷官其對在第三等謂同列曰此人言磊落可行力爭之寘第二等世以公爲知人及參政爲兩淮轉運使喪偶旦期值魯公還金陵别業因請婚于是夫人歸焉前趙夫人有子曰燕山才八歲女才三歲撫育如已出燕山幼讀書親教之婢嘗誣兒竊幣置不問察之逾年得幣婢篋中以語參政參政曰何言之不早也曰恐公踈怖兒吾知其妄故不言也夫人及事始

魯郡高夫人未幾而姑卒終喪語及必流涕謂不得盡婦職也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筮自廣陵如鄂未至金陵三十里聞魯公與劉夫人皆來筮得觀之益曰納甲法乾宮金用土為父母陽土伏而不出其飛來者陰土也切身且動吾母其獨來乎已而果然至鄂聞城中火且及所居參政以為憂筮得坎其占為傷財夫人曰此則不必以納甲論當冬占火而得坎火能神乎火果止其識類非師傳方冊所有者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

魯公嘗言吾教之一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叅政不知偶移琴自恬夫人始一鼓乃作十餘曲又善筆札皆不自表褓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異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初封高陽郡夫人後封魯郡夫人至正元年正月廿一日卒于京師年三十四生二女一子皆不育發引之日天子賜賻中統鈔萬五十貫公卿大夫士咸送之郛外是年四月甲申葵安陽官原從舅姑之兆叅政以旅為魯公

門生使為銘將以納諸幽旅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夫人之生也為魯公女為許公婦則天雖嗇其壽而于
生也厚矣

王季楚墓誌銘

王仲淮字季楚越之諸曁人浙江省檢校止善翁季楚
父也母劉氏延祐甲寅生揚州翁有三丈夫子出以季
從初余在京師數候翁見季楚靜重而愷敏應賓客言
動廸矩乃翁檢校行中書余亦還錢唐日益相與益見

季楚向學文采可觀也至正元年翁又入京止季楚毋從固請從則來又與俱六月忽得疾易數醫不愈懼以危憂父强自支若非危者且曰兒無苦大人毋憂兒也九月廿一日竟卒于京城東之寓舍季楚王氏佳子弟也聞其死者輙悼惜況其父乎扶携以來而忍見其容死于此乎季楚以父老行遠請從勿舍乃不幸以死舍去其心則亦有無窮之悲嗚呼孰知夫尸死生者之甚忍也明年某月日歸葬諸暨某山之原翁先徵銘曰庶

其有以嗣我季楚有子男二人某八歲某一歲女一人
遼陽省嘗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云銘曰
延陵季子葬其子于嬴愽之間孰若與之俱來而與之
俱還者乎

番陽周先生墓誌銘

嗚呼三綱六紀人道之大端也斁其一則其餘者盡斁
矣夫師六紀之一也師道不立則人將貿貿焉無以昭
帝衷迪民則也人綱人紀不由是而盡斁乎盖嘗攷諸

經矣兄弟之仇不反兵師長之仇眂兄弟師不幸而有仇則不可以弗報也聖人以人有三事如一之義定為三年心喪之制則又欲報之其所從學者同于君父不眂兄弟而已也嗚呼人綱人紀之盡斁者豈細故哉昔宋氏之將亡也列城之守視其君若弁髦者十八九于斯時也番陽有周先生能奮然為其師復其仇余安得不重有所感焉先生之子墩泣為余道其事請書其墓石乃徵事狀而述之先生諱樸字吉甫天資沈毅美鬚

肅夙有大志而莊愼長厚人不見其有喜慍之色初從
進士黄君應博學去又從進士張君來學張君奇其才
處之家塾使教其子每謂人曰吉甫非凡士先生以其
知已事之不去時盜起江湖閭州將以張君知兵使提
督州兵討諸盜有張君家僮率衆掠邑里將收之而賊
先發張遂遇害先生走告州將曰提督爲家奴所殺諸
子皆幼吾當爲師復讐在禮報仇而不書于士則有罪
矣不敢不告也州將義之授以兵兵寡而賊衆議者勸

募兵先生曰我募而衆彼又益衆矣不若出其不意亟擊之即擣賊所賊窮以金擲地兵爭取金賊脫去先生立斬數人以狥且盡出家貲示賞慷慨流涕誓不與賊俱生衆感激怒呼咸願致死攻一寨破之餘寨皆棄走乘勝追擊士氣百倍自朝至晡斬首數千生擒奴及其妻子斬之俎其心肺為文祭張君時境內賊柵亡慮數十至是悉平天兵至饒州州將死之衆皆勸先生以兵降太守可得也先生曰為吾師復仇而已他豈所望哉

即遣所部散去隱居不復言功名唯以詩書敎子弟與人言未嘗及前勞有退靖之風娶李氏子男三人暾明旰女二人婚程益徐瑋孫男二人文虎文熊初先生遣暾明游太學暾獻賦天子未用而母歿明以國子伴讀爲嘉興教授先生就養嘉興歲餘即歸命暾治葬地邑之永福里金潭山之原訖事即沐浴別親友索歷擇日端坐而卒泰定元年八月庚子也年八十明年十月已已窆焉暾有孝行文學事父廿年不出既免喪重游

上庠余甞為賦金潭山水與瞰營築之勤使刻潭上之石志墓之文則惟詳述先生大節為天下紀綱計也乃為之銘曰

嗚呼使其子戴仁抱義而以儒起家孰謂不由其父能盡道于所從學者耶

蔣縣尹墓碣銘

至元再元之三月甲午諸暨州判官蔣葵致辭使來諗于旅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葵以非才獲備官使寓于

杭治命以時艱權殯居之且吾父泚重寡嘿協仁處義期大用而不果以卒而墓碑未立葢有待也今三十年始用例贈吾父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尹吾母追封宜人癸祇奉命書告于墓下願求文銘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修上恩旅不得辭按吳縣尹陳恕可狀序而銘之曰公諱庚字西叟其先成都人曾祖源璉徙家息州祖誠考椿皆樹德弗耀妣吳氏公幼頴悟讀書通達時宜及長敦信義重然諾嚴于律己事親謹謹致孝事兄盡

其恭撫兄子如已子延師訓誨必務成學其施于家教于鄉人以為則性倜儻遇人之急周之惟恐後寒與衣飢推食死備衾櫬有逋不能償者代與之償未嘗有倦天雨雪袖金巡行窮閻閻視無炊烟者投之不告以姓名鄉鄰有爭者從而質曲直不告于官公為剖析義利往往心服其居鄉如此晚別號無想居士至元中諸暨君以儒歷醝司掾調州府幕官百廢具舉刑清訟簡受知上官稱曰良吏遂用資格序陞諸暨就致其政皆公

之教也實宜人相之宜人姓王氏同邑宦族諱妙靜謹重修整處已待人治家甚嚴足以閫範公卒于大德八年七月初二日年八十有一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錢塘縣履泰鄉佛牙塢口之原遵治命也宜人先于至元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卒年六十有一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長莘次葶皆卒次即癸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女一人亦卒孫男三人曰賓蚕世曰宏麐補商稅官曰完由儒為杭路吏曾孫男一人士權方業

儒伏稱臨安公雖老于山林而貤恩所及在于身後一門之内死哀生榮可謂無恨旅觀臨安公事親慈幼施及鄉閭恩固周矣諸暨君又能成其志而享其報曷可使無一言以慰于九泉乎故系之以銘銘曰

蔣以國姓世多顯人惟臨安公行修于身由家而里所施則惇配有淑德娩于名門生爾材彦好學而仁惟我元使宣化有民巾車既懸徜徉湖濵大廷立制恩及先臣龍光遠施寵耀無垠履泰之鄉合附權窆墓木已拱

爰表貞珉貽厥孫謀奕世永存

安雅堂集卷十一